

Abraham Kupatov - Minsk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十卷

白痴（下）

陈 燊 主编

白春仁 刘文飞（按姓氏笔画顺序） 副主编

张 捷 郭奇格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塑像

(P. 巴赫作 1886)



罗戈任

(《白痴》插图 И.格拉祖诺夫作 1956)



叶潘钦将军一家

(《白痴》插图 Л.费恩别尔格作 1947)

目 录

第三部

- 第一章 (445) 第二章 (466) 第三章 (481)
第四章 (500) 第五章 (519) 第六章 (537)
第七章 (556) 第八章 (573) 第九章 (591)
第十章 (611)

第四部

- 第一章 (623) 第二章 (640) 第三章 (652)
第四章 (666) 第五章 (685) 第六章 (708)
第七章 (728) 第八章 (751) 第九章 (774)
第十章 (789) 第十一章 (806) 第十二章
结尾 (825)

- 题解 / 张 捷 (831)

第三部

第一章

人们不断地抱怨我们没有会干实事的人；譬如说，搞政治的人很多，将军也不少；各种主管人员需要多少，马上就可以找到多少；而会干实事的人却没有。至少大家都这样抱怨。据说某几条铁路线上就连像样的服务人员也没有；有人说某轮船公司无论如何也组建不成一个勉强过得去的管理机构。你能听到某条新投入运营的铁路上列车相撞和在桥上出轨的消息；根据报道，一列火车差点儿没有在雪地里过冬：开车后只走了几个小时，就在雪地里停了五天。听有人说过，成千上万普特^①货物堆在一个地方等待发运，一等就是两三个月，任其腐烂变质；而据说（不过这一点令人难以相信）一个当官的，也就是一位什么主管，不理睬催他发货的商行掌柜的要求，却给了他一个嘴巴，并且用“一时急躁”来解释他为什么采取这种“行政手段”。办理国家公务的官署多得不可胜数，使人想起来就觉得可怕；大家过去做官，现在做官，而且都想要做官，——既然做官的人这么多，那么为何组建不了一个轮船公司的像样的管理机构呢？

^① 一普特等于十六点三八千克。

有时人们对这个问题所做的回答很简单，——简单得甚至无法相信这种解释。有人说，确实我们这里过去和现在人人都做官，这种做法根据德国的样板从远祖到重孙已延续二百年，但是做官的人是最不会干实事的人，而且事情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甚至在做官的人当中不久前还都把说空话和缺乏实际知识看做几乎是最大的美德和长处。不过我们没有必要去讲那些做官的人，我们想要讲的是干实事的人。毫无疑问，在我国过去通常认为谨小慎微和完全缺乏主动精神是一个干实事的人的最主要的特征和优点，甚至现在也还这么看。如果把这种看法视为一种责备，那么干吗只责备自己呢？在任何地方，在全世界，自古以来一直认为缺乏独创性是一个能干的、认真做事的和干实事的人的首要品质和最大长处，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这已是最低限度）有这种想法，过去和现在只有百分之一的人看法有所不同。

在社会上，发明家和天才在其活动开始时（在结束时也常常如此）几乎总是被认为只不过是傻瓜，——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陈腐观念。比方说，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大家都把钱存到银行里，以百分之四的利息存好几十亿，而当银行不再存在、各人可自行其是时，这千百万金钱中的大部分一定会毁在炒股票的狂热中和骗子手里，——这甚至是符合体面大方和品行端正的要求的。不错，这正是品行端正所要求的；在我国品行端正的谨小慎微和体面大方的缺乏独创性至今仍被公认为一个能干而又正派的人的不可分割的品质，因此过于突然的变化就不正派、甚至太不像话了。打个比方来说，有哪一位热爱自己孩子的母亲看到她的儿子或女儿稍有越轨行为而不感到害怕和吓出病来呢？每一位母亲在哄摇篮里的孩子时都会这样想：“还是让他生活幸福、富裕，不标新立异为好。”而我们的保姆

们在哄孩子入睡时自古以来都边说边唱：“好宝宝，长大了，穿金披银，当将军！”可见，就连我们的保姆们也认为当将军是俄国人最大的幸福，因而也是整个民族最向往的安乐富贵的理想。实际上也正是如此：在我国一般只要能通过考试并且服满三十五年兵役，有谁最后不能当上将军并在银行存上一大笔钱呢？由此可见，一个俄国人几乎可以不费任何力气，最后得到能干的和干实事的人的称号。实际上，在我国只有具有独创性的人，换句话说，只有不安分的人才不能成为将军。也许这里有某种误会；但是一般说来似乎这是对的，我们的社会在确定干实事的人的典范时，是做得完全正确的。以上所说尽管有点道理，但是仍然讲了不少多余的话；其实这里只不过是想对我们熟悉的叶潘钦一家略加说明而已。这一家人，或者至少是其中最具有头脑的成员，经常受一种几乎是共同的品质之害，这种品质与我们上面谈到的那些美德是完全相反的。尽管对事实不完全理解（因为理解事实很难），他们有时仍然怀疑他们家里一切都与人家不一样。别的人家顺顺当当，他们却磕磕碰碰；别的人家都沿着轨道走，他们却不断地出轨。别的人家总是规规矩矩，谨小慎微，他们就不是这样。不错，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甚至过于惊恐不安，但是这并不是他们所想望的上流社会的那种循规蹈矩和谨小慎微，不过感到惊慌不安的也许只是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一个人，因为小姐们尽管都很聪慧敏锐，爱嘲讽人，但是她们都还年轻；而将军虽然有洞察力（不过不无迟钝之处），然而碰到为难的事只会说一声“嗯！”最后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身上。这样一来责任就落到了她的肩上。倒不是说这一家人具有自己的主动精神或因有意要标新立异而越轨，那样做就完全不成体统了。不！根本没有那回事儿，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自觉地确

定的目的，而最后的结果仍然是这样：叶潘钦一家虽然十分可敬，但是总有点不像所有可敬的家庭的样子。最近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开始觉得这一切都是她和她“倒霉的”性格造成的，因此她的苦恼也就增加了。她不停地骂自己是“又蠢又不成体统的怪物”，疑心病很重，常常茫然不知所措，找不到解决普通的麻烦事的办法，并且常常夸大不幸。

在本书开头曾经提到，叶潘钦一家曾受到普遍的和真正的尊敬。就连出身微贱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将军本人，无疑也处处受到尊重。他之所以受到尊重，第一，因为他有钱，“不是无足轻重的人”；第二，他虽智力有限，但完全是一个正派人。不过头脑有些愚钝这一点，即使不是任何活动家的几乎是必备的品质，那至少也是任何积攒钱财者不可缺少的。最后，还因为将军作风正派，为人谦和，不该说的话不说，也不让别人触犯自己，——这不仅只是因为他是将军，也因为他是一个正直和高尚的人。最重要的是，他有强大的靠山。至于说到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那么前面已经说过，她出身名门，虽然我们并不太看重门第，尤其是在没有必要的关系的时候。但是后来发现她也有各种关系，因而她受到尊重，一些重要人物也都喜欢她，这样一来，自然大家都应尊重她和接待她了。毫无疑问，她为家里的事苦恼是没有根据的，原因是微不足道的，而且这苦恼被夸大到可笑的程度；但是如果有人鼻子上或前额上长了疣子，那么就会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人过去和现在都只做一件事，即看你的疣子，嘲笑它，责备你长了它，哪怕你这时发现了新大陆。毫无疑问，在社交界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确实被看做“怪物”；但是与此同时也无疑受到尊重；而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最后开始不相信自己受到尊重，——糟就糟在这里。每当她看着自己的女儿时，她心存疑

虑，觉得自己在不断地损害她们的前程，觉得自己的性格可笑、不合自己身份和令人难以容忍，——因而自然就不断地责怪自己的女儿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整天同他们吵架，与此同时又忘我地爱他们，几乎达到了狂热的程度。

最使她感到痛苦的是，她怀疑她的女儿们也正在变成像她那样的“怪物”，觉得上流社会通常没有、也不应该有像她们那样的仕女。“都将成为女虚无主义者，肯定如此！”她一刻不停地这样自言自语。最近一年，尤其是在眼下，在她心里这种忧伤的想法变得愈来愈牢固了。“第一，干吗她们不出嫁呢？”她一刻不停地问自己。“为了折磨母亲，——她们认为这是她们的生活目的，当然如此，因为这一切都是新思想，这一切全是该死的妇女问题造成的！难道半年前阿格拉娅会想到要把自己的一头美发剪掉吗？（我的上帝，我当年甚至不曾有过这样的头发！）须知她手里已经拿起剪刀，我只得跪下来求她别剪！……假定说，这一位是由于愤恨这样做的，是为了折磨母亲，因为这姑娘很凶，任性，被惯坏了，但主要是很凶，很凶，很凶！但是那个胖姑娘亚历山德拉不是也跟着要把长发剪掉吗？不过她这样做已不是由于愤恨和任性，而像一个傻瓜那样真心实意地要剪，阿格拉娅已经使她相信，剪掉长发睡觉会安稳些，脑袋也不会疼了。瞧，已经五年了，有多少人向她们提过亲啊！说实话，有过不少很好的人，甚至碰到过非常理想的人物！她们等什么呢？有什么不合适的呢？只是为了气气母亲，——此外别无原因！别无任何原因！别无任何原因！”

最后，对她的一颗慈母之心来说，太阳也终于升了起来；至少有一个女儿，至少阿杰莱达一人的亲事最后将会成功。“至少有一个包袱将要卸掉，”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在需要大声表达自己的想法时这样说（而在自言自语时说话要温柔

得多)。事情办得很好，很体面；甚至上流社会的人在谈起这件事时也充满着敬意。女婿是一个有名的人，是个公爵，有财产，人很好，加上很合女儿的心意，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不过她过去也并不像为另外两个女儿那样为阿杰莱达担心，尽管阿杰莱达的那种艺术家的禀性有时不断地使多疑的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心里感到不安。“可是这姑娘性格开朗，而且富有理智，因此不会无路可走的。”想到这里，她终于安心了。她最担心的是阿格拉娅。顺便说一句，关于长女亚历山德拉，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对待她才好：替她担心还是不担心？有时觉得，“这姑娘全完了”；二十五岁了，将成为嫁不出去的老处女。“人长得这么漂亮！……”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甚至在夜里想到她就哭，而亚历山德拉本人却睡得非常安稳。“她是什么样的人——是女虚无主义者或者只不过是傻瓜？”她不像傻瓜——对这一点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是丝毫也不怀疑的，因为非常尊重亚历山德拉的看法，有事喜欢同她商量。然而她又是“窝囊废”——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她是那么沉得住气，推都推不动！不过‘窝囊废’也坐立不安了，——唉！她完全把我搞糊涂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对亚历山德拉有一种无法解释的同情，这种感情甚至超过她对她的偶像阿格拉娅的爱怜。但是她易动肝火（她作为母亲对女儿的关心和爱怜主要通过这种方式表现出来），说话带刺，骂女儿是“窝囊废”等等，只能使亚历山德拉感到可笑。有时鸡毛蒜皮的小事能惹得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大发雷霆，使她失去自制力。譬如说，亚历山德拉喜欢睡懒觉，通常要做很多梦；但是她的梦老是非常空洞和天真，——七岁的孩子做这样的梦还说得过去；想不到就连这种天真的梦也惹恼了她妈。有一次亚历山德拉梦见九只母鸡，为

此她和母亲吵了一架。因为什么？很难解释清楚。有一次，只有这一次，她梦见了一件似乎是奇特的事——梦见一个修士独自待在一个阴暗的房间里，而她一直不敢进去。两个妹妹听了哈哈大笑，立刻高高兴兴地告诉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母亲又生气了，骂她们三人全是傻瓜。“哼！像傻瓜那样沉得住气，要知道完全是‘窝囊废’，推都推不动，而发起愁来有时完全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她愁什么呢？愁什么？”有时她向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提出这个问题，而且通常是歇斯底里地、厉声厉色地提出的，要他立即回答。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哼哼哈哈，皱皱眉头，耸耸肩膀，最后双手一摊说道：

“需要给她找个丈夫！”

“但愿上帝不要给她找一个像您这样的丈夫，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终于像炸弹一样爆炸了，“在发表意见和决定事情上可别像您一样，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也不要像您那样粗暴无礼，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立刻溜走了，而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在她爆炸之后也平静了下来。自然，当天晚上，她一定会对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对她的那个“粗暴无礼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对她崇拜的那个善良和可爱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变得特别关心，特别温顺，特别亲切和敬重，因为她一辈子都喜欢自己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甚至十分爱他，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自己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并为此而极其尊重他的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

但是经常使她发愁的，主要是阿格拉娅。

“完完全全像我，各方面都跟我一模一样，”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自言自语地说，“一个任性的促狭鬼！女虚无主义者，怪物，疯子，凶极了，凶极了，凶极了！啊，我的上

帝，她是会遭罪的！”

然而，我们已经说过，升起的太阳暂时缓和并照亮了一切。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平生第一次完全抛开了所有操心事，彻底休息了将近一个月。随着阿杰莱达婚期的临近，上流社会里也有人开始谈到阿格拉娅，而与此同时，阿格拉娅处处表现得那么出色，那么稳重，那么聪明，那么扬扬自得，有时显得有点高傲，但是这与她是多么相称啊！整整一个月她对母亲是那么亲切，那么殷勤！（“不错，对这位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还需要好好地观察，需要了解清楚，而阿格拉娅也并不比别人更赏识他！”）反正她突然变成了一个富有魅力的姑娘，——她是多么美呀，上帝，是多么美呀，而且变得一天比一天美！可是……

可是这个可恶的公爵，这个坏透了的白痴一露面，一切又被搅浑了，家里的一切被搅得底朝天！

然而究竟出了什么事呢？

对别的人来说，可以说什么事也没有出。但是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有一个特点，她由于时刻处于惊慌不安之中，因此能从错综复杂的最平常的事情中及时看出某种有时能把她吓出病来的东西，这种东西使她产生一种疑神疑鬼、无法解释、因而也就最难以忍受的恐惧。如今，当她在可笑而又毫无根据的惊慌不安之中真的看到某种似乎确实是重要的，似乎确实值得忧虑、怀疑和警惕的东西时，她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

“他们怎么敢于，怎么敢于给我写这封该死的匿名信，说这荡妇与阿格拉娅有来往？”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在拉公爵往家走时一路上这样想道，到家后，她让公爵坐在一家人围坐的圆桌旁。“他们怎么敢出这个点子？要是我哪怕有一点相

信或者把这封信给阿格拉娅看，我会羞死的！居然这样嘲笑我们，嘲笑叶潘钦一家！一切的一切都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造成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都是你造成的！唉，干吗不搬到叶拉金岛^①上去住呢？记得我曾经说过：到叶拉金岛上去！这封信也许是瓦里卡写的，我知道，或者也许是……一切的一切都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过错！这个荡妇是在跟他开玩笑，为了不忘记他们以前的关系，为了出他的洋相，就像以前他送珍珠给她时那样，把他当做傻瓜来嘲笑，牵着他的鼻子走一样……最后我们到底还是被卷进去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您的女儿们到底还是被卷进去了，要知道她们是千金小姐，上流社会的大家闺秀，待字闺中的少女；她们都在场，都站在那里，全听到了，而且也被卷进了那些浑小子的事情里，您高兴吧，当时她们也在场，而且听到了！我饶不了，饶不了这个公爵，永远也不饶恕！为什么阿格拉娅接连三天歇斯底里发作，为什么她几乎同姐姐们吵遍了，甚至同亚历山德拉也翻了脸？要知道她一向像吻母亲的手一样吻大姐的手，一向都是敬重她的。为什么三天来她都出哑谜让人猜？加夫里拉·伊沃尔金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她昨天和今天竟夸奖起加夫里拉·伊沃尔金来，而且还大哭一场？为什么在这封匿名信里提到这个该死的‘可怜的骑士’，而她甚至没有让姐姐看公爵给她的信？为什么……我干吗要疯疯癫癫地去找他，现在跑回来并把他拖到这里来？上帝呀，我发疯了，我现在干的是干什么呀！对一个年轻男子讲自己女儿们的秘密，而且……而且这些秘密几乎同他本人有关！上帝呀，好在他是一个白痴……同时……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朋友！难道说阿格拉娅爱上了这样的废物！上帝

^① 涅瓦河口靠北边的一个小岛。

呀，我胡扯些什么呀！呸！我们都是怪物……应该把我们大家放在玻璃橱窗里展览，首先展览我，门票十戈比。这件事我饶不了您，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永远也不饶恕！为什么她现在不挖苦他？说好了要挖苦他，可是一言不发！瞧，她睁大眼睛看着他，一声不吭，也不走开，就那么站着，而她自己并没有叫他来……他坐在那里，脸色煞白。这个该死的，该死的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多嘴多舌，一个人竟包圆了整个谈话！瞧他滔滔不绝，不让别人插一句话。只要把话题引过来，我马上就可以知道一切……”

公爵确实脸色有点苍白地坐在圆桌旁，看起来他似乎非常恐惧，但与此同时，在某些瞬间又处于他本人也觉得莫名其妙的满心欢喜之中。啊，他是多么害怕朝那边、朝那个角落看哪，因为在那里有一双熟悉的黑眼睛凝视着他；与此同时，他觉得幸福得喘不过气来，因为又一次坐在他们中间，能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而且这还是在她给他写信之后。“上帝呀，她现在就要说话了！”他自己还没有说一句话，紧张地听“口若悬河”的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讲，那人很少像今天晚上这样心满意足和兴高采烈。公爵听他讲，很长时间几乎没有听懂一句话。除了尚未从彼得堡回来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外，全家人都在。Ⅲ.公爵也在场。看样子大家打算待一会儿，在喝茶前去听音乐。现在的谈话大概是在公爵到来前开始的。过不多久，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科利亚溜上了凉台。“这么说来，这里的人还照旧让他走动。”公爵暗自想道。

叶潘钦家的别墅很豪华，是照瑞士茅屋的风格建的，环境优美，四周种了花草树木。周围是一个虽不很大、但非常美丽的花园。大家像在公爵那里一样，坐在凉台上；只不过这凉台比较宽敞些，装饰得也比较考究。